欽定四庫全書

第三十八冊

Sm 384. 38.

3

(Heft 38)

第三十八冊

雷轑 二頁 接前冊

賭笴 一頁

阿霞 三頁

毛狐 二頁

青梅 四頁



遂與偕行途中曳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渡
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踏
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舟至扶樂入嘔樂臥守復躍入
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
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哉撿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為神人
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
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
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罔不駭異樂與歸寢
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
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
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樂倦甚伏
榻假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
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耎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
視星嵌天上如蓮實之在蓬大者如甕次如瓿小如盎盂以手撼
之大者堅不可動小者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



雲下視則銀海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
問俄見二龍夭矯駕慢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圓皆數丈
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徧洒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
壯士在焉語衆曰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樂令洒時苦旱樂接器排
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悞行雨罰謫三載
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尺使握端縋下樂危之其
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颺颺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
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
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黝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照耀四
壁益寶之什襲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則條條射目一
夜妻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
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
我火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携歸可云有緣今
為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
耀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兒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鑰曰請先往啟門坐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詣廟發扃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甚多先是有敝族人嗜賭博因先子亦識韓值天佛寺來一僧專事樗蒱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罄貲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淡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為復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鐵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囑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貲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以一擲為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為注僧擲之無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為注又敗漸增至十餘千明明梟色呵之皆成盧雉計前所賭輸者盡復陰念再贏數千亦佳乃復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末後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阿霞段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齋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泣而對曰母遠去託妾於外兄不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鐙審視丰韻殊絶大悦欲亂之女厲聲抗拒紛紜之聲達於閒壁景生踰牆來窺陳乃釋女女見景凝眸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閭户欲寢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驚問之答曰彼德薄福淺不可終託者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於齋為齋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多友人往來女恆隱避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雜亂困人甚繼今請以夜卜問家何所曰正不遠耳遂早去夜果復來懽愛綦篤又數日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寔遊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容即


茶
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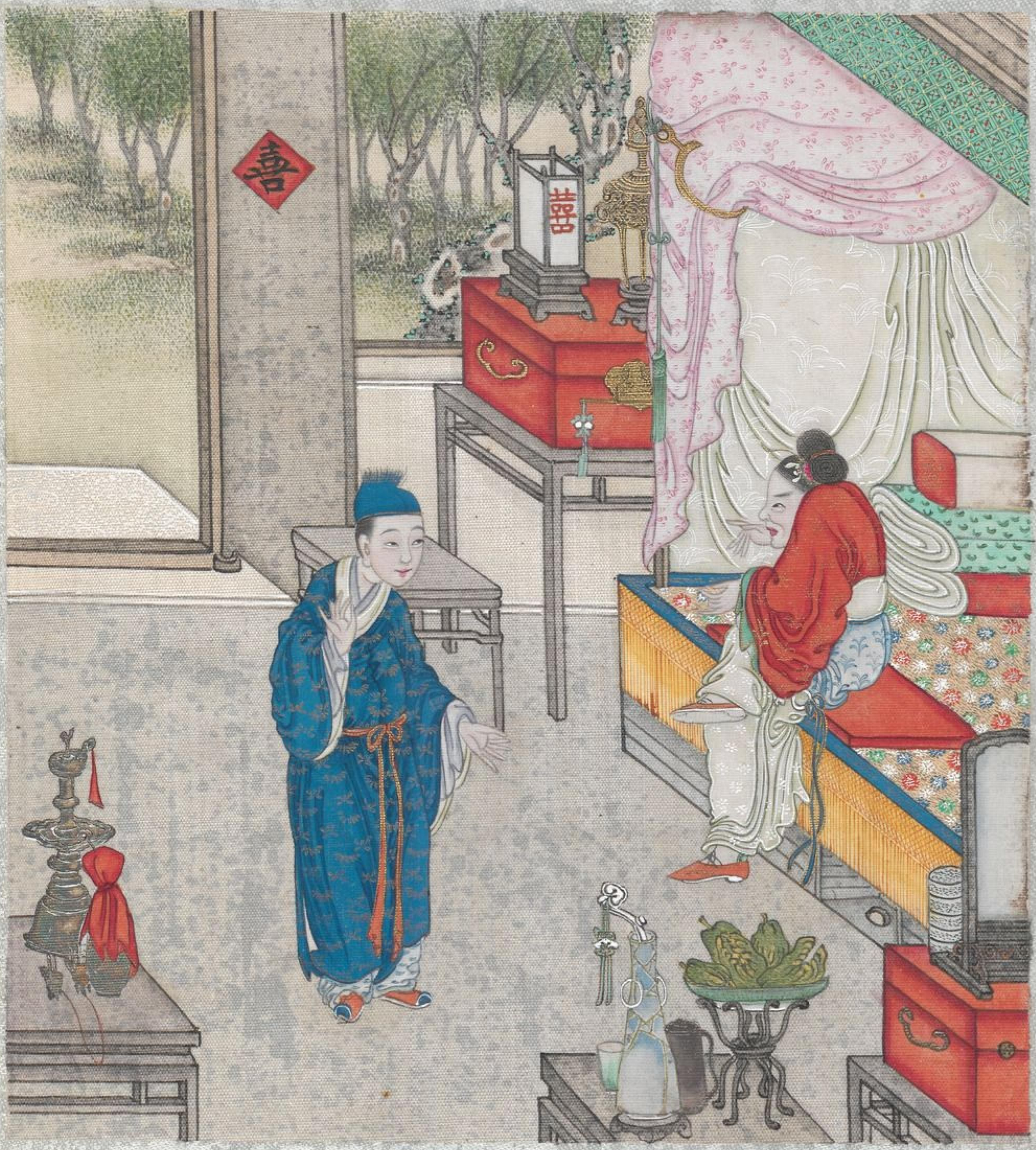
乘閒稟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齋居
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妒計不如出妻志遂決妻至輒詬厲妻
不堪其辱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是景不聽逐愈急妻乃出門去
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是景不聽逐愈急妻乃出門去
自是堊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海妻大歸後
數涜知交請復於景景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壤
以田畔之故世有郤景聞益大恚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自
慰越年餘並無踪緒會海神壽祠內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見
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於人中從之出於門外又從之飄然
竟去景追之不及恨悒而返復半載適行於途見一女郎著衣
朱色從蒼頭控黑騅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為誰答言南
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問得勿悞耶女郎
聞語回眸一睇景視真霞見其已適他姓憤填胸臆大呼霞娘
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婦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啟障紗謂景曰



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僕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
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
今以棄妻故冥中削爾祿秩令科亞魁王昌替汝名者也我已歸
鄭君無勞復念景俛首帖耳口不能道詞視女子策蹇去如飛悵
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鄭亦捷景以是得薄俸名
四十無偶家孟替恒趨食於親友家偶詣鄭鄭款之留宿焉女窺
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
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豢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為故
人亦宜有綈袍之義鄭然之易其敗絮留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
持廿餘金贈景女在窗外言曰此私貯聊酬風好可將去勿一良
匹幸祖德厚尚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餘齡景感謝之既歸以
十餘金買縉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兩榜鄭官至吏部郎既
沒女送葬歸啟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無良舍其
舊而新是謀卒之巢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偶芸田間見少婦盛妝
踐禾越陌而過貌赤色致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
挑之婦亦微笑欲與野合曰青天白日甯宜為此子歸掩門相
候昏夜我當至馬不信婦矢之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婦乃
去夜分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肌膚嫩甚火之膚赤薄如嬰兒細
毛徧體異之又疑其踪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婦亦
自認不諱馬曰既為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繾綣甯不以數
金濟我貧婦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
囑至夜問所乞或又忘耶婦笑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婦笑
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金翹邊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
於櫝積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人曰是錫也以齒齕之應口而
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婦至憤致誚讓婦笑曰子命薄真金
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
皆隨人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蠢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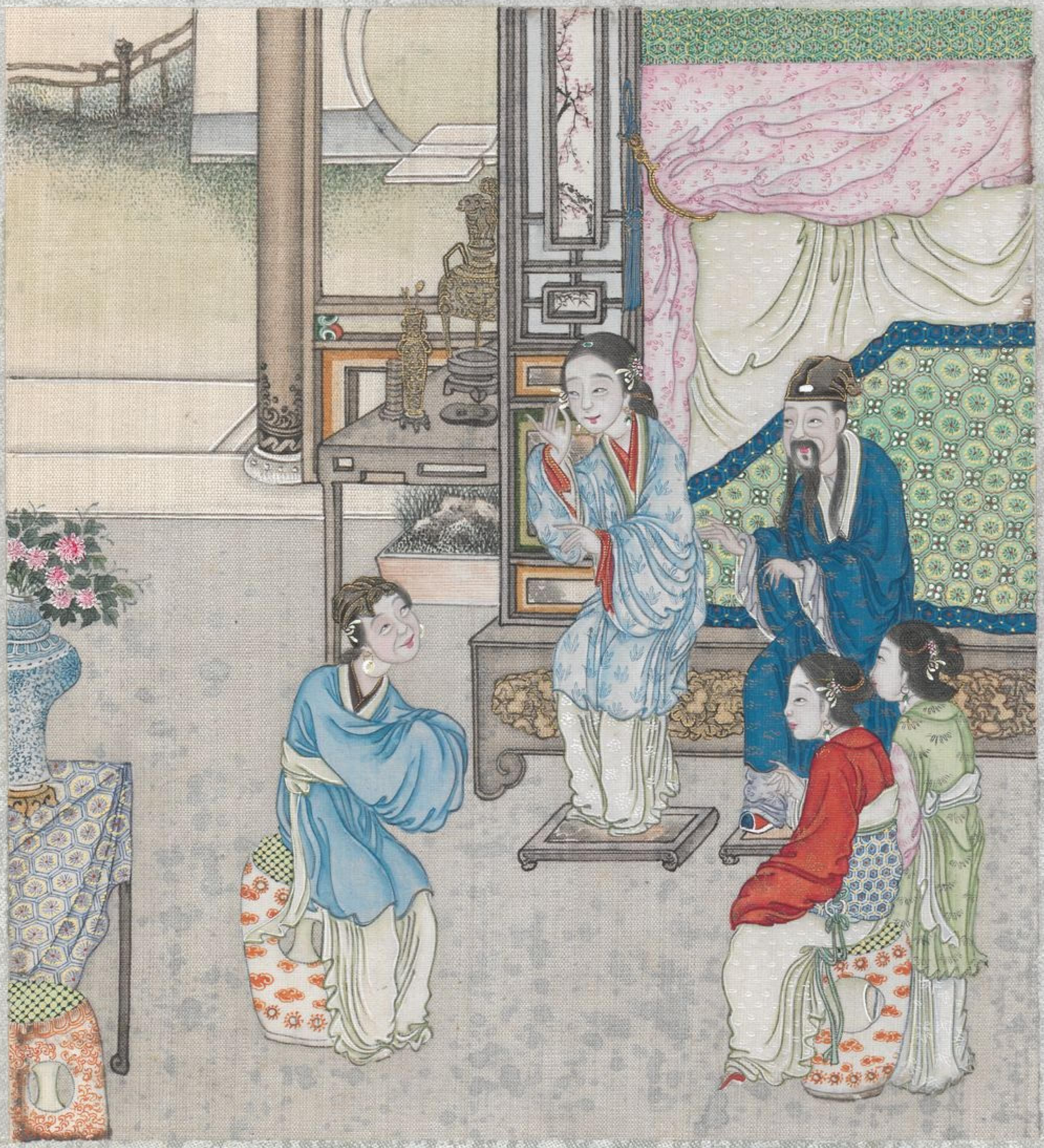

喜
恭喜

固不足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即為國色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貲相贈亦借以告別馬自白無聘婦之說婦曰一二日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如何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金何能買婦婦曰此月老註定非人力也馬問何遽言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婦搪塞何為天明而去投黃末一刀圭曰別後恐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但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衒露既而約與俱去相機因便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待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坐室中請即偽為謁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窺也馬從之果見女子坐室中伏體於牀倩人搔背馬趨過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得一二金妝女出閣馬益廉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兩已盡亦未多費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胸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船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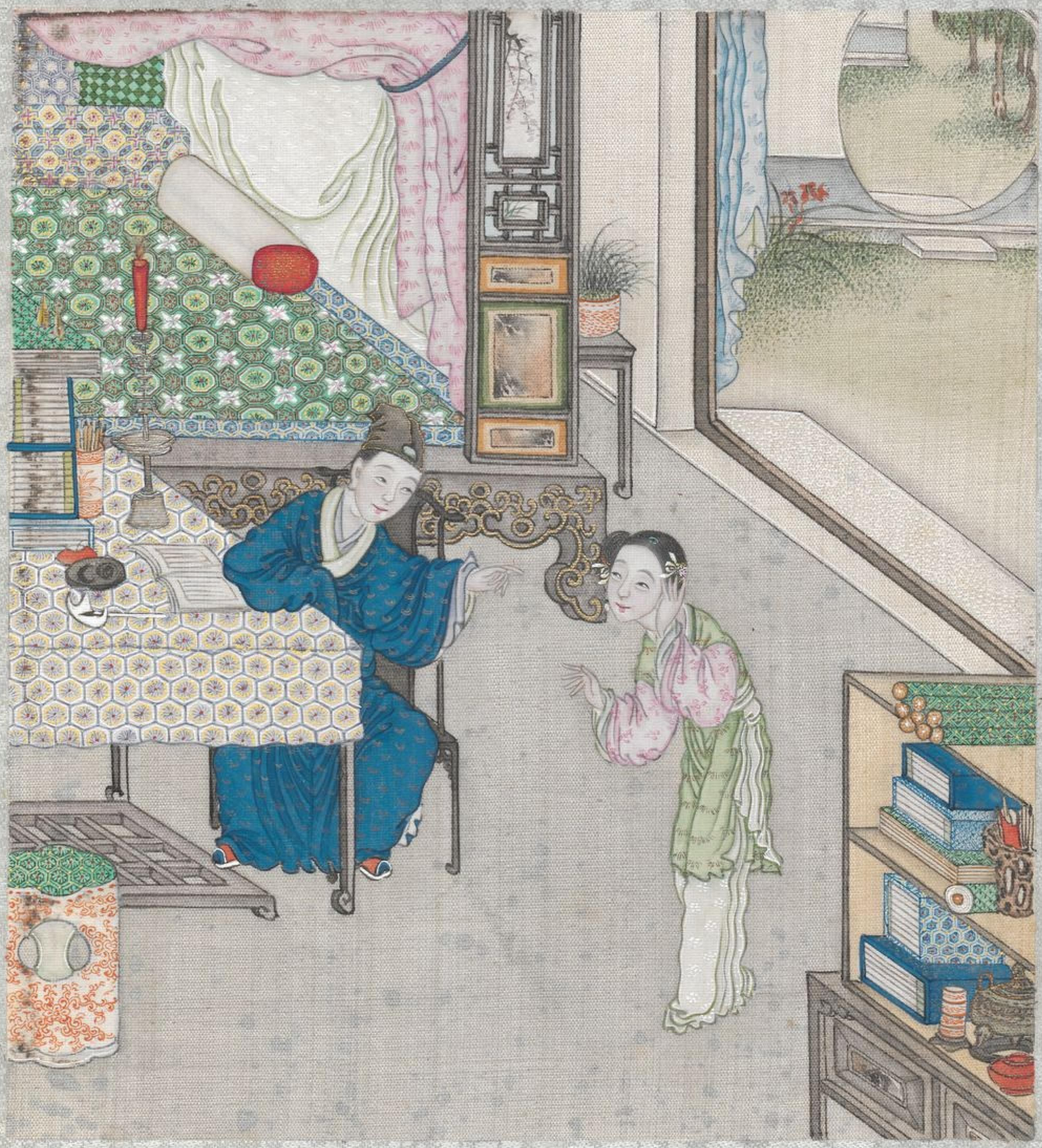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為畛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端沉沉若有物墮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身後出掠髮微笑麗絶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況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為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誚姍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爾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門遥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絶代見梅忻悦與同寢處梅亦善候能以目聽以眉語由是一家皆憐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窶貧無恒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啗糠粥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蹏焉時翁臥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污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恐翁知



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為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貧為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悞明日往告張媼媼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閒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為言冰人往我兩人祖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媼曰諾乃託侯氏賣花者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女未及答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事如能毀糠覈也即為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顧壁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錐者無少矣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子不長進欲攜筐作乞人婦寧不羞死女漲紅氣結含泣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媒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驚問



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郤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是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況不能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扑責梅泣白無他因而實告女歎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佑之其無患貧也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癡婢能自主耶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耶果爾則尚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聞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為力矣我曰



嫁汝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干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問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然鬻媵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遣曰青梅待我久賣為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嫡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饔糠秕不為苦由是家中無不愛敬青梅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貲稍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悞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任別阿喜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為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賕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

